

老一代
革命家的故事
之八



李先念的故事

宋宗林 王 静

中共党史出版社

《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之八

李先念的故事

宋宗林 王 静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

主编:石仲泉 陈登才 副主编:冯世平 沈丹英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450 千字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1 次印刷

印 数:73001—78001 册

ISBN 7-80120-097-1/K·85

定 价:28.00 元全 8 册)

目 录

年轻的指挥员	1
懋功会师	11
激战河西	22
“将军不下马”	33
挺进豫鄂	43
大悟山反“扫荡”	52
中原突围	61
五次故乡行	72
 附：李先念生平简介	 82

年轻的指挥员

1932年夏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顽强地抗击了国民党军队26个师再加5个旅，约30万兵力长达4个月的疯狂“围剿”。至10月，位于湖北、河南、安徽边界的鄂豫皖边根据地中心区，大部分土地已被敌人占领，红军处境十分危险。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主力部队撤出根据地，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1日黄昏，浓浓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大别山区。四姑墩的一个小山坡上，站着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他身上穿着褪了色的灰布军装，腰里扎着褐红色的皮带，一直凝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别山。这就是红十一师23岁的政委李先念。

李先念潇洒、英俊。但此时此刻，他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即将离开生养培育自己的故乡，离开自己浴血奋战，参加创建的鄂豫皖边根据地。往事历历在目，他陷入久久的回忆之中。

9岁那年，父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攒了几担谷子，送他念了私塾。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生计所迫，12岁就当了学徒，拿起斧头，扯起锯子，当上了木匠，开始分担家庭生活的担子。贫困的生活，萌发了他对旧制度的不满和仇恨。有一天，李先念举着沉重的斧头，望着布满乌云的天空，久久地站立着。一个小伙伴悄悄地走到他身后，在他背上重重地击了一掌。但李先念还是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小伙伴不解地问：“哎，你怎么啦，老是站在这里，想什么鬼主意呢？”李先念猛地挥了挥手中的斧头，说：“我真想劈开这黑沉沉的天……”可小伙伴一点也听不懂，只是呆呆地望着他。

想到这里，李先念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举目望去，残墙断壁上的“工农苏维埃万岁”等大字标语仍依稀可见。李先念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26年，北伐军攻占了武汉，江汉大地、大别山区到处都贴着这样一些标语，到处都流传着共产党领导穷苦人闹革命的故事。耳濡目染，使他明白了穷人要想翻身，必须打倒地主豪绅。李先念暗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走家串户，动员穷苦的乡亲们参加农会，斗争地主，开仓分粮。他刚刚16岁，就被乡亲们推选为乡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

转过年的秋天，共产党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

正在秘密准备之中。一天深夜，几颗寒星高高地挂在天空，时隐时现，周围一片寂静。李先念和乡农会的几个干部，正在李家大屋村东的一片树林里，合计着参加起义的事。启明星已经出现在东方，村里不时传来鸡叫声。李先念用坚定的语调说：“伙计们，一定要记清了，把年轻力壮的乡亲们都叫上，把矛刀、土枪都带上。”这时，村里传来一阵“汪、汪”的狗叫。李先念机警地看了看四周，说：“按计划分头准备。”大家马上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11月13日晚上，李先念率领乡亲们，趁着夜色，急速向黄安县城奔去。14日凌晨，各乡聚集起来的农民，足足有2万人。李先念带着队伍汇入起义的洪流，呼喊着重向预定目标奔去。整个黄安县城一片杀声，一片嘈杂，起义军很快就歼灭了县警察队。后来，由于敌人调集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起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李政委，……李政委！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啦！”通信员的叫声，打断了李先念的思绪。“嗯，知道了。”李先念答应了一声，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眼前田园荒芜，荆棘漫野，身边秋风瑟瑟，一派凄凉景象。李先念心中涌起一股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又想起了自己为解放家乡、建设鄂豫皖边根据地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1931年10月，为了加强红军建设，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四方面军。担任县委

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四处奔走，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动员全县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他率领 300 多名青年加入了红四方面军，担任了红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不久，就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安战役。

黄安县城，是离鄂豫皖边根据地中心区最近的一个敌人的据点。驻守城内的是国民党六十九师的部队，师长赵冠英，是湖北的地头蛇，惯匪出身，奸诈狡猾，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听说要打黄安，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李先念率领的部队，担负着打击敌人援兵的任务。他指挥部队顶着寒风，冒着冰雪，与敌人进行了 4 天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援兵的多次进攻。

11 月 11 日下午，寒风呼啸，小雨夹着雪花，紧一阵、慢一阵地向战士们袭来。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李先念命令部队，把敌人放近了再打。敌人蜂拥着向三十三团阵地扑来。100 米……50 米……站在李先念身边的一位营长，有点沉不住气了，焦急地说：“李政委，打吧！”李先念摆了摆手说：“再近点。打早了，又会让他们溜掉。”敌人已冲到阵地前沿，李先念大喊一声：“打！”早已憋足了劲的战士们，一齐扣动扳机，机枪、步枪向敌人喷出一条条火舌，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打得敌人哭爹叫娘，扔下一片尸体，抱头鼠窜了。

随后，李先念率领的三十三团，在商（城）潢（川）、

苏家埠、潢(川)光(山)等重大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于“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

1932年10月12日黄昏,晚风卷走了天边的最后一抹晚霞。李先念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跨过了平汉铁路,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蒋介石消灭红军于大别山区的妄想破灭后,随即派出5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进行追堵,企图将四方面军围歼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10月18日,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李先念率领部队,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艰难地行进着。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战士们饥寒交迫,已经疲乏到了难以坚持的程度。19日拂晓,部队到达了枣阳的新集以西地区。李先念命令部队原地休息,炊事员们急忙架锅做饭。李先念察看了一下地形,靠着一块岩石坐了下来。一阵寒风夹杂着雨点呼啸而来,冷得他直打寒颤。

晨光刚刚来临的时候,李先念就指挥部队开始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山坡上什么也看不清。李先念猛地站起身来,说了声:“我到前边去!”便拨开灌木和杂草,向前奔去。通信员急得直跺脚,大声喊道:“政委,前边危险,你不能去啊!”可是,他早已跑出了十几米。突然,一个参谋报告:三十三团吴云山团长牺牲了。李先念震惊了,缓

缓地脱下早已湿透了的军帽，默默地注视着前方。敌人又冲上来了，李先念大吼一声：“给我狠狠地打！”这时，敌人开始向后退缩了。李先念随即命令“出击！”战士们高喊着：“为吴团长报仇啊！”像潮水一般涌下山去，把敌人一直追出好几里。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有一股敌人攻到总部指挥部附近。徐向前总指挥带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和警卫连，投入了战斗。李先念刚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正准备组织下一次反击，得知总部被敌人包围的消息，立即率部队前去增援。战士们奋勇拚杀，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才打退敌人，保证了指挥部的安全。

入夜，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敌人一个师从西南方向攻击，一个师从北面压来，已经对我军形成了合围的态势。为摆脱困境，总部决定从敌人防守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

李先念指挥部队，顶风冒雨，忍饥受寒，昼夜行进，于11月初进入陕西汉中。

一天早上，李先念率部队到达西安西南几十里的子午镇地区。突然前卫部队报告，遇到敌人的阻击。李先念快步登上一个土坎，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随即命令部队反击。顿时，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刺刀闪闪。经过一场肉搏，敌人向后撤退了。

晨雾尚未散去，密密麻麻的敌人又向我军阵地扑来。李先念正在观察战场情况，刚要下达反击命令，突然一个趔趄，一股鲜血顺着腿很快流到了脚面。李先念一手捂住伤口，一手抓起电话，命令三十三团从左翼出击。这时，刚来到李先念指挥所的徐向前，焦急地问：“先念，伤得怎么样？”李先念放下电话，抬起胳膊，擦了擦额前的汗珠，摇了摇头说：“挂了点儿彩，不碍事。”说完又伸手去抓电话，徐向前拦住了他，说：“你赶快下去，这里我来指挥。”卫生员给李先念包扎完伤口后，李先念抬头看了看徐向前，吃力地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徐向前向一个大个子参谋呶了呶嘴，那个参谋会意，连忙蹲下身子，背上李先念迅速离开了。

李先念坐着担架，继续指挥部队顽强奋战，冲破了敌人的追堵，在风雨交加中跨过了秦岭，趁着苍茫的夜色涉过汉水，翻越了人迹罕见的大巴山，进入四川境内，投入到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1933年7月，李先念担任三十军政委。

1934年秋天，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限令三个月内消灭入川红军。10月4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职，随即调集川军各路人马，共20多万人，分六路“进剿”川陕根据地，妄图实现他“三个月内”消灭四方面军的梦想。

于此同时，四方面军决定，将部队分为东西两线进

行作战。东线由徐向前指挥，西线由李先念和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反“六路围攻”。

西线部队，逐次紧缩阵地，顽强地抗击了四路敌人的多次进攻，有力地配合了东线部队的防御和反攻。西线敌人，见东线刘湘的主力已经溃败，急忙调整部署，转攻为守，企图通过在小通江河西岸的山地构筑堡垒，与红军对峙。

反六路围攻的最后一仗，就是李先念指挥西线部队进行的黄猫垭歼灭战。

9月11日，李先念率领部队攻克巴中后，正在和徐向前研究，要从西北的黄猫垭、旺苍坝地区对敌人第一、二路实施大纵深迂回，切断敌人的退路。可是，四方面军的一位领导人却来电话反对实行大纵深迂回的作战方案。徐向前在电话里一再解释，浅纵深迂回只能是追着敌人屁股打，难以全歼敌人。那位领导人很不高兴地扔下了一句话：“你们不听我的算了，随你们的便吧！”说完，猛地扣下了电话。

徐向前摇着头，叹了口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

李先念深知这次大纵深迂回作战，对红四方面军整个作战行动的价值。他看了看脸上布满愁云的徐向前，大胆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说完，他背

起双手，踱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大声说道：“徐总，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霍地站起身来，激动地说：“好，我们来一个机断专行。”当即命令李先念率三十军主力，沿仪凤场、雪山场火速奔向黄猫垭。

黄猫垭，以山上有块岩石颜色发黄，形状酷似猫而得名。黄猫垭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只要卡住正面的山垭口，就能挡住敌人的退路。

李先念把任务交给了八十八师。李先念关切地问师长熊厚发：“怎么样，厚发，你们有把握吗？”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决不让敌人从黄猫垭逃走！”熊厚发挥了挥紧握的拳头，郑重地回答。

“好！你们在前头当开路先锋，我带大部队紧随后面接应。”李先念紧紧握住熊厚发的手说：“祝你们马到成功！”

部队正在进行战斗动员。突然，雷电交加，狂风暴雨随之而来。熊厚发风趣地说：“大家看，连老天爷也来给我们助阵了，又是打鼓，又是照亮，好热闹哟！大家说完成任务有信心吗？”“有！”指战员们山呼海啸般地回答，把风雨声都掩盖住了。

接着，李先念强调说：“这是一次同敌人比意志、比速度的竞赛。吃了败仗的敌人如同惊弓之鸟，逃起来比兔子还快，我们不仅要追上，而且还要超过敌人，迎头

拦住，最后消灭它。”

部队顶着瓢泼大雨，踏着烂泥，一步一滑地出发了。经过一个来月的连续作战，日夜追击，战士们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跑着，跑着，有的战士就一头栽倒在路边的草丛里，呼呼地睡着了。长满鲜苔的小路，又湿又滑，跌得战士们浑身都是污泥和伤痕。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了黄猫垭。刚刚进入阵地，敌人的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向黄猫垭走来，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伏击圈。熊厚发一声令下：“打！”顿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熊厚发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十几次进攻。到后来，敌人干脆不分梯次，十多个团一窝蜂地扑了上来。眼看阵地就要被突破，熊厚发高声喊道：“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齐跃出战壕，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硬是死死地扼住了制高点。

随后，李先念率领大部队相继赶到，同敌人进行了一昼夜的激战。这一仗打得可肥啦，一下就消灭敌人十几个团，打死、打伤敌人旅长以下官兵 4000 多人，还俘虏敌人 1 万多人。缴获的物资堆起来，真像一座小山，光枪就有 7000 多支，还有 40 门迫击炮。

夕阳西下，战士们忘掉了行军和战斗的疲劳，兴高采烈地欢庆胜利。李先念迎着晚霞，健步登上了群峰之巅。

懋功会师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懋功会师，使两大主力红军得以联合作战，有利于革命新局面的开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李先念为实现两军的会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5年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长征到了四川和贵州边境，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继续北上。

1月22日，党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在蒋军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要密切协同红一方面军作战，“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主力，全力西进。并派李先念的三十军担任主攻，投入强渡嘉陵江的战斗准备工作。

阳光透过浮云投向大地，浪花在奔腾的嘉陵江上不停地翻卷，两岸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分外静谧。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站在嘉陵江畔，沐浴着清凉的山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由自己率领部队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到川陕地区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想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多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征战几个月，处境必是相当艰难的。他恨不得马上就打过嘉陵江，前去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嘉陵江是巴蜀四大名川之一，由北而南，纵贯四川东部。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境的沿江一线，由敌人田頌尧、邓锡侯两部共 55 个团的兵力防守着。

夜深了，山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李先念的军指挥所里灯火通明，军党委会还在进行着。北墙上挂着一幅打了皱折的地图，几个同志自制的喇叭筒烟卷，冒着一缕缕灰白色的烟，散发着呛人的怪味。李先念掏出怀表看了看，说：“今晚的党委会就开到这里。刚才我们传达了总部的作战计划，研究了我们的作战方案。这次渡江作战是要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有力地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所以，各单位要按照军党委的要求，抓紧做好准备工作，确保渡江作战的胜利。”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先念带着几个师的领导化装来到了苍溪县东南塔子山下的石家坝，进行实地侦

察。这里是渡江作战的主渡点。李先念身穿蓝布裤褂，头上缠着白布帕子，背着篓筐，拿着镰刀，顺着林间小道，来到了江边。他仔细观察着，画下了两岸的地形草图，记录了江水流速的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以及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

3月28日晚9点，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李先念随徐向前总指挥在指挥部，参与渡江作战指挥。他接到部队渡江准备工作就绪的报告后，又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再次叮嘱说：“这次渡江作战关系重大，部队渡江，攻坚守滩，一定要攻必克、守必坚。”

午夜1点30分，随着“开始渡江”一声令下，几十只战船，迅速驶向对岸。嘉陵江哗哗的流水声，淹没了浪花拍打船身和划桨击水的声音。李先念指挥突击队以极其迅猛的动作，突破了敌人的江防阵地。29日拂晓，晨曦微露，三十军全部投入了战斗，迅速攻占了剑阁城。当部队进占剑阁时，驻守在剑门关外等处的敌人，还懵懵懂懂地打来电话问：“赤匪在哪里？你们怎么样啊？”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随后，部队又很快抢占了川陕交界处的摩天岭，攻克了北川县城。

渡江战役的胜利，歼灭了敌人12个团，1万多人，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抵梓潼、北至川陕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彻底打破